

光影人生

不老的焦晃

刘翔文

得知话剧表演艺术家焦晃时隔28年后,在2月11日再度领衔主演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即托朋友在第一时间搞到票子,赶到人民大舞台观看了首场演出。

望着舞台上已是76岁高龄的焦晃依旧激情四溢、充满爆发力的表演,聆听着他那荡气回肠、极富磁性的台词,我被深深打动了:好个焦老爷子啊!一切的一切仍不减当年。3个多小时的演出,让我的情感始终沉浸在由焦晃这位“莎剧王子”和原“上海青年话剧团”元老们共同演绎的莎士比亚

的这出著名悲剧的氛围中不能“自拔”。深夜时分,回到家中,依然难以入眠。索性披衣起床,翻箱倒柜找出珍藏的1984年该剧在长江剧场首演时的说明书。当我把这张纸张单薄、已经泛黄的说明书和今晚演出的那张由铜版纸印刷的精美说明书放在一起时,时空便有了一种流转……

1984年,我还是个小伙子,在单位里担任团支部书记。那时年轻人的业余生活比较枯燥,组织团员青年搞活动无非是发几张电影票或者话剧票,这样我便逐渐喜欢上了话剧。当时上海有人民艺术剧院和青年话剧团2个话剧团体。而我较偏爱有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生焦晃、李家耀、姜其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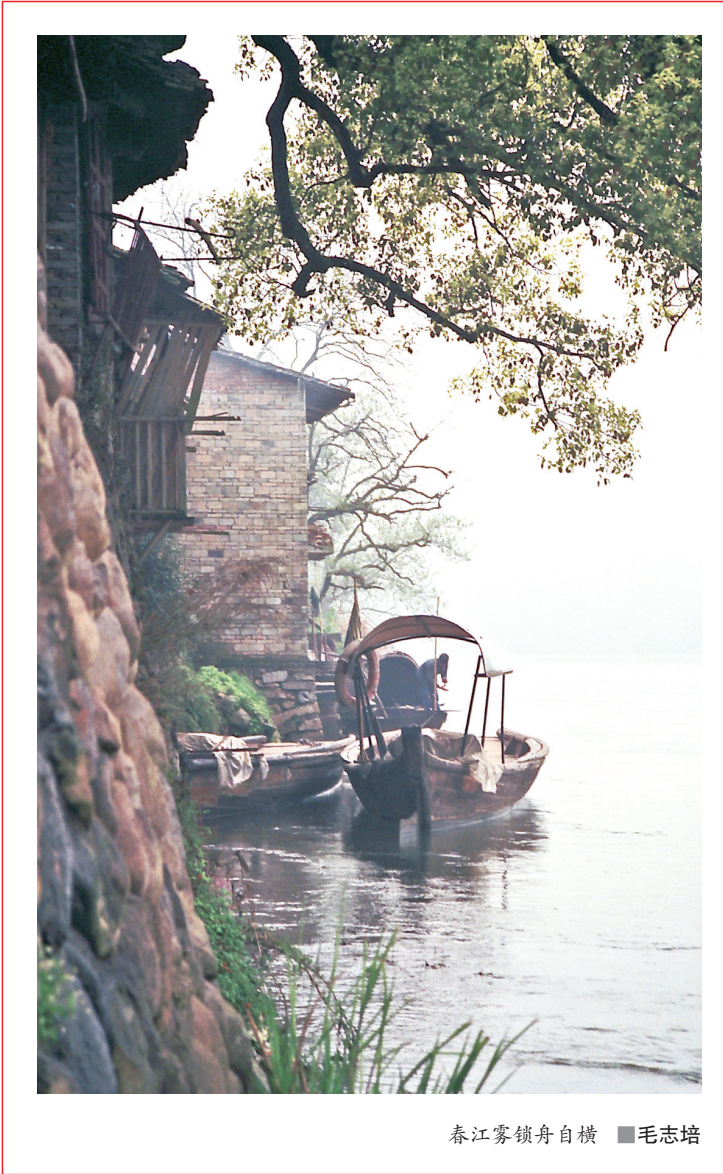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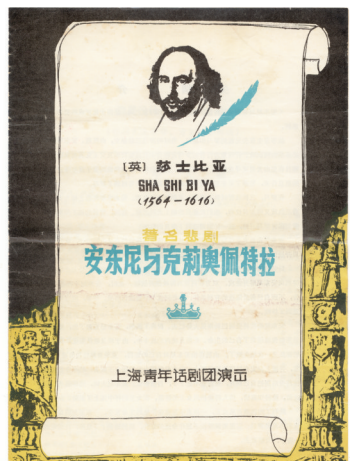
张先衡、杜治秋、祝希娟等“学院派”组成的青年话剧团。他们在苏联教师列普科夫斯卡娅引入的纯正“斯坦尼”教学体系熏陶下,上演的《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悲悼三部曲》、《吝啬鬼》等剧目,似乎更合乎青年人的欣赏口味。尤其是由焦晃和李媛媛主演的《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在著名导演胡伟民带领下,完美地演绎了一出融战争与生死、忠诚与背叛的“倾城之恋”。当时的演出轰动了上海滩,从长江剧场演到解放剧场,持续上演了4个多月,一票难求的盛况,令申城无数话剧迷如痴如醉。后来,中央电视台还向全国进行了直播。我不仅观看了该剧的首场演出,以后又接连看了几场。从此,我牢牢记住了“焦晃”这个名字,套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成了他的粉丝。只要有他的演出,我必前去观看。那时,年轻人谈恋爱都喜欢“荡马

路数电线杆”,或者挤到外滩的“情人墙”,而我谈恋爱基本上都是在长江剧场度过一个个温馨之夜。

时光荏苒。如今,当我再次端详28年前的《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演出说明书,不禁怅然: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被焦晃称之“黄金搭档”的胡伟民、李媛媛均相继离世,长江剧场也荡然无存,而我也早已告别青葱岁月,步入了中年,一切都成为昨日旧梦。真可谓,有情人生,无情岁月。

今夜坐在观众席,细看聚光灯下的焦晃,发觉他似乎比2008年演出《钦差大臣》时,又老了些,而饰演庞贝的姜其成79岁,饰演先贤的杜治秋80岁……可是,岁月的无情,反而让这些老艺术家们焕发出了令人惊叹的青春活力,赢得了人们对他们“生命状态”的喝彩。《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可能就是原上海青年话剧团元老们在舞台上的最后一次整体亮相,但我会

永远铭记焦晃朗诵的安东尼那句气势磅礴的台词:“当你思念我的时候,请你想到我往日的荣光。”



春江雾锁舟自横 ■毛志培

岁月悠悠 写了十六封信

费平文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受单位派遣赴广东顺德工作。

那年的3月5日,我所在的企业团委组织了学雷锋活动。当时的活动主要是摆摊修理日常用品,企业里来自五湖四海的员工不乏能工巧匠,他们有的修电视机、录像机、电风扇、取暖器;有的修电水壶、收录机、半导体;还有的修手表、自行车和各类锁具。

我们作为上海职工不能袖手旁观,故也向主办方提出加入活动。同事中有两位会理发,便带上自备工具。而我,什么手艺都不会,心想,只能帮同事们或其他人打打下手了。

这时,团委书记小杨对我说:“费师傅,听说您经常投稿,来广东后在《顺德报》、《佛山日报》、《南方日报》上见过您的大作,您可帮居民写信啊!”

“写信?哈哈……”我差点笑出声来。“你们不信吧?我们这儿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需求大着呢,去年我们就有了这项服务。”

是吗?真有需求,我何不发挥自己的特长呢?

就这样,那天上午一帮人在顺德大良镇的商业广场开始了学雷锋为民服务。

虽春寒料峭,但坐在阳光下还觉暖意融融。

原本想当今时代真的还会有人需要写信?谁知路人看到桌上的“代客写信”的牌子,纷纷过来“寻字求墨”。

一位湖南口音的中年男子要写

信告诉老家的妻子,院子里多栽些梨树苗,卖猪的钱先存银行,明年待他回家再买砖。

一位贵州女孩写信对妹妹说自己已找到工作,等攒了钱会寄回去供她上学。

一位本地妇女用难听懂的“普通话”要我写信给她的“仔”,一头雾水中她还问我“俚计嘢计(你知不知)?”后在别人的翻译下我才明白,她关照在山西当兵的儿子,寄来的奖状收到了,要儿子在部队好好干,多穿衣服保暖……

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但还有人在排队,我们顾不上吃午饭,啃着面包继续干。到下午3点收工,我用完了2支笔和3本稿纸,除写了16封信外,还有人写诉状。

有一小学生问我要雷锋格言,我立刻在记忆深处搜寻,一句“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送给了他。

还有一位男青年腼腆地要我帮他写情书,于是我问了其和女友的姓名。不一会儿,一首嵌入两人名字的“藏头诗”便告完成。

20多年过去了,回味那段在学雷锋的日子里的点点滴滴,我内心欣慰无比。如今我还时常当“写手”,但市场经济下为体现自身的价值,已不再免费。然而,当有人需要帮助时,我还是会挺身而出,因为,那个叫“爱心”的精神会永远流淌在血液之中。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

诗抒胸臆

壬辰新岁感赋

葛乃福

新岁纳福庆贺时,
群芳竞艳喜登枝。
卯兔洗耳聆民意,
辰龙含珠圆实事。
北国瑞雪兆丰年,
南方好雨巧吟诗。
春光春景春气象,
万紫千红舞舞姿。

绿叶片片

奚保丽

一瓣叶芽,波澜不惊
为田野的风鼓掌
并告诫自己:
不为色彩的单一而抱怨
要克服响午的慵懶
要挺直脊梁,拟人似的
撑开阳伞
雀跃小蚂蚁的新高度
把雨点一层一层阻挡
在外

无论是最小一叶还是
最后一叶
都要将阳光的秘密,
浪漫绽放
片片绿叶,痛并努力
肩负着
背负起一个长长的
春天
虚位以待地守护花朵
的七彩舞裙
——漂亮地旋转

旅游日记

横看成岭侧成峰

周彭庚文

常熟虞山,称不上名山胜景,但在—马平川的江南原野上,却是突兀而起,独踞长江之畔,周无群山相拱,尤显挺拔峻伟。

对久居都市、难触乡野的人,如果只求亲近一下自然,走一段盘旋的山路,摸一下奇特的山石,采一捧纯真的野花,捋一把翠绿的野草,吸一口清香的空气,是一个挺不错的地方。时逢冬末春初,我们一行百余人来到虞山脚下。

正当我们摩拳擦掌,准备攀山之时,却传来“乘缆车上下山”的好消息。坐在晃晃悠悠的缆车里,透过窗户望出去,阳光极力穿过重重叠叠灰

白色的云层,飘在广袤的空中,铺在前面的山坡和山顶上,罩在缆车下方一棵棵或尖如巨伞或平如帽顶的树梢上。但暖暖的阳光,并没能使那些树木挺直蜷缩的身体,也没能挽留住离树而去的飘叶。

站在山顶,脚踩坚硬的山石,手抚飘渺的白雾,不由想起与虞山隔江相峙的南通狼山的一副对联:“举目四望,海阔天空;长啸一声,山鸣谷应。”虞山,不也同样具有如此气势吗?

据说,狼山与虞山,乃扼守由海入江的第一道防线,都曾是军事要地。而今,山顶信步,要地扶栏,顿感和平、安详、宁静的惬意。虽说“树欲静而风不止”,但“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才是最坦荡最高明的应对之策。狂风

不灭热情,妖风不迷理智,怪风不昏头脑,旋风不移立场,飓风不垮意志,黑风不混是非。总之,无论多大多邪的风都阻挡不了我们平和的脚步。

“风”正盘旋,忽略感寒意,隐隐约约似有失落。

哦,鞋未触山路,衣未沾灰尘,脚底未生泡,腿肚未发酸,身上未出汗,飘飘忽忽就“登”上了山顶,登而不爬,“爬”而不用费力,与想象中的爬山落差太大了,确有“不过瘾”之感。郁达夫先生就喜欢“冷”而“肃杀”甚或“悲凉”的故都的秋,认为才“有味”“像样”,而不喜欢“润”而“温婉”的江南的秋,因为“色彩不浓”“回味不永”。

我曾有过一次永记心间的艰难爬山的经历。

那是45年前的冬天。正是狂热的年代,加上正处于狂热的年龄,于是就有了狂热的举动——今人绝对难以想象和理解——同学七人,卷入“革命大串连”的潮流,扯起“长征串连”的旗

帜,从江海汇聚之处徒步行走到湘江之畔“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瞻仰一汪清潭,数间茅屋。

一路风尘,行至浙西的硤石,为少走沿公路而行约两天的路程,我们决定爬上山8里,下山7里的山路。

基本还是“原始”状态的山路,蜿蜒狭窄。时而盘旋,让人难辨方向;时而直上,必须手脚并用;时而直下,只能慢慢挪脚。时而穿林而过,时而贴崖而行;穿林而过时树枝拦路,贴崖而行时巨石挡道;树枝拦路时难见日光,巨石挡道时手足无措。

走惯平路的腿脚也不适应山路。上山没多久,就感到大腿发胀,小腿发酸,脚底发麻,浑身发热。越向上,腿越沉,越躁热,只能脱下衣服,叠在背后本已感到沉重的背包上。而神经的不适应更胜过了腿脚。

走在山路上,必须处处在意,时时小心。稍不留意,就会脚底打滑,猛摔一跤,那就不是“吃不了兜着走”,而是

彻底走不了了。“紧张”伴随了一路,汗水流淌了一身。到达山脚,一屁股坐在地上,似乎再也爬不起来,但那份喜悦至今仍潜伏在心底。以致今日虽免却了劳累之苦却反而带来一丝遗憾。

下午,天气突变,阴云密布,徜徉在尚湖景区,仰看一箭之遥的虞山,被云雾包裹得严严实实,剩下一个似有似无的黑乎乎的轮廓,全没有了先前的挺拔峻伟。

而45年前爬硤石山的细节,却愈发清晰,虽然当时并没有顾及细细观赏沿路的景色,依稀记得的只有赭色的山石,滚动的沙砾,蜷曲的树枝,满路的枯叶,但我一直到今天都感觉到它们是峻伟秀美的。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写出了山美之因,但细细想来,“成岭”“成峰”,形态变异,不仅仅是距离、方位和角度的“远近高低”,更在人的心境、心态和心怀。